

莫言与高密

迄今为之，

研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莫言最权威、

第一手资料最丰富的书。

英雄豪杰的故乡情融铸成历史，

文人黑客的故乡情吟咏成诗篇。

千秋万代，此劫难逃。

莫言研究会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卷之三



真与高密

王鳳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言与高密/莫言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153-1132-6

I. ①莫… II. ①莫… III. ①莫言-生平事迹-当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113 号

责任编辑:申永霞

装帧设计:刘晓翔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01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1.25 印张 250 千字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56.00 元(精)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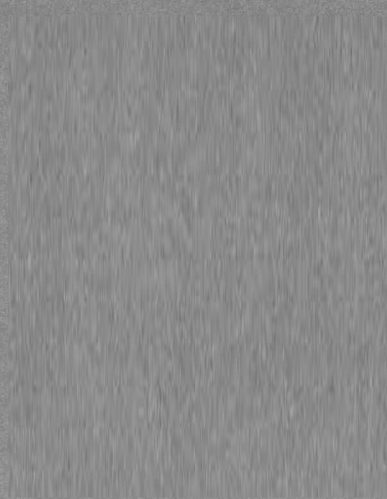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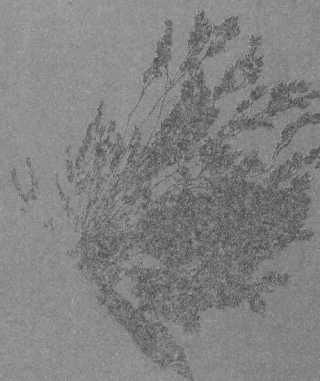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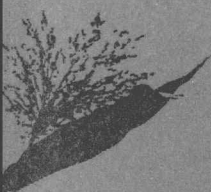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莫言研究会编

主编 孙惠斌

副主编 柴修森 管谟贤 贾玉德

编辑 魏修良 李章合 毛维杰



目 录

001	题词 铁凝
003	莫言与高密
005	高密文化与莫言小说 杨守森
017	故园情结 杨守森
025	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 管谟贤
037	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 管谟贤
055	我们哥儿仨的当兵梦 管谟贤
063	我与莫言 张世家
073	童年的莫言 毛维杰
085	莫言在河崖棉油加工厂的岁月 王受轼

089	莫言与胶河 蒋玉君
095	莫言与高密茂腔 张宜琦
101	北京之行访莫言 毛维杰
107	莫言与高密民间传说 杨素梅
113	愤怒的呐喊——读《天堂蒜薹之歌》 贾玉德
117	市委书记的“红高粱”情结 李大伟
121	拍电影《红高粱》的日子 张子照
131	百家论坛
133	读《牛》说牛 管谟贤
139	让书香弥漫语文课堂——莫言成功的启示 贾玉德 高伟
145	人性毁灭的悲歌——莫言长篇小说《檀香刑》 人物悲剧命运浅析 沈润亮
155	关于莫言文学特色的探源 宋亮
159	由莫言的想象力所想到的 管遵华

167	莫言文学馆
169	莫言文学馆巡礼 魏修良 毛维杰
201	莫言文学馆创建回想 管谟贤
207	写在莫言文学馆开馆之时 毛维杰
223	研究资料
225	莫言家族史考略——《高密管氏家谱》研究 管谟贤
277	莫言家书
287	莫言作品参考篇目
295	莫言研究资料索引
319	后记 孙惠斌

高密的大智与诚朴、艰辛与
欢乐滋养并成就了莫言；而莫言
的创造让高密不再是一个平凡的
地理名词——从此她与人心憧
憬的神奇想像力有关，她有力量
吸引世界的注目。这是作家莫言
的荣光，亦是文学和一方水土相
互浸润、永不离弃的魅力证明。

铁凝

2011年夏

高密文化与莫言小说

杨守森

高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一个普通县（市）区的名字，是一片有着古老文明和独特“红高粱文化”的土地。这片热土，曾经养育了齐国名相晏婴、东汉经学大师郑康成，以及以刚正无私、足智多谋著称的清代内阁大学士刘墉这样一些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的一流人物。在上世纪80年代，又正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了现已产生了重大世界性影响的作家莫言。出生于高密，成长于高密，20岁参军入伍方离开高密的莫言，没有辜负故乡大地的养育之情，走上文坛之初，在短短几年之内，即以凝重的地域文化为背景，以涌泉飞瀑之势，创作发表了震动当时中国文坛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红蝗》《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等一系列奇异瑰丽的篇章，继而又以《酒国》《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绚丽与厚重。

高密，赋予了莫言以聪敏与灵性；高密，亦因莫言而蜚声海内外。是高密文化孕育了莫言，是莫言，使高密大地闪耀出新的光彩。透过高密文化，你会看到莫言小说的秘密，在莫言的文学王国中，你亦会领略到高密文化的风姿与神韵。

一、高密文化与人格形态

高密，东邻胶县，南接诸城，西与安丘隔河（潍河）相望，北与昌邑、平度毗连，位于一望无垠的昌潍大平原与山峦起伏的胶东半岛交接之处，是胶济铁路干线上的一颗明珠。据《史记·乐毅列传》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地理称谓的“高密”就已存在。早在汉文帝前元十六年，作为行政区域的“县”即已设立，至今也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了。

从生态环境来看，高密虽系平原地带，但因地势低洼，河道密集，每逢夏季，常常水涝成灾，于是高秆作物受宠，形成了著名的高粱之乡。高粱维系了高密百姓的子孙繁衍；高粱酿出了叫人心跳眼热的烈酒；高粱，为历代英雄好汉们提供了理想的舞台，也为土匪窃贼提供了杀人越货的屏障；也正是高粱，造就了高密大地特有的神秘与朦胧，庄严与肃穆。

与地理环境和传统脉绪相关，高密文化有着明显的个性特征，最为突出的便是刚健不屈，侠肝义胆，豪放旷达，以及泛神论色彩的动、植物崇拜意识等等。至今，在高密人的文化观念中，受到尊崇的仍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穷得直实，死得直立”、“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之类人生信条；至今，在高密民间，刺猬、狐狸、黄鼠狼、蛇虫、龟鳖、蜘蛛、喜鹊、古树等等，仍常被人们视为灵异之物，受到人们小心翼翼的敬奉。就其本原特征来看，这类高密文化，体现出的是典型的齐文化的个性风范。值得提出的是，时至当今，在中国文化界，许多人在论及“齐鲁文化”时，往往统而论之，将二者视为一体，甚或将其简单化为与孔子“儒学”相关的“鲁文化”。在山东文化界，时常被人提及的所谓弘扬“齐鲁文化”，也往往主要是指以孔、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鲁文化”。而实际上，虽同属山东大地，齐文化与鲁文化是有本质区别的。从文化渊源来看，齐文化的主要脉绪是东夷文化，而鲁文化承袭的则主要是周文化。从历史形成来看，齐鲁一开国，实施的就是不同的治国方略。与因循周礼，恪守旧制，封鲁之后采取“变其俗，革其礼”方略的鲁开国者周公之子伯禽截然不同，齐开国者太公望吕尚，自身就是一位开放型的政治家。据《史记》载，太公为“东海上人”（即东夷之士），这说明，这位开国者个人的文化血统原本就与内陆的周文化大不相同，故而封齐之后，能够“因其俗，简其礼”，即并不强制推行周礼，而是顺应民情，尊重东夷人的土著文化。后世管仲治国，进一

步继承和发展了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化政策，采取的亦是“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治国方略。从地理位置来看，齐国东部、北部均临茫茫无际、奔腾咆哮的大海，这不仅使之最早得以鱼盐之利，也有利于齐人自由不羁之壮阔胸怀的培育，想象力的拓展，以及对神秘事物的敏感。正是与之相关，与鲁文化相比，齐文化显得更为刚劲放达，不拘传统，更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从当年齐国稷下学子们洒脱无羁、异说纷呈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即可以看到齐文化自由开放的程度。据史料载：“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史记·鲁仲连传》裴注）另如邹衍空阔迂远、异想天开的“海外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论，显然也正是这种文化自由的产物。此外，灵物崇拜，术士巫风的世俗信仰要比规整严谨，“不语怪、力、乱、神”的正宗鲁文化显赫得多。从这个意义上看，多谈花妖狐魅，举世闻名的《聊斋志异》产生于齐国故地，也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作为古代齐国腹地的高密，作为齐国名相晏婴出生地的高密，自然会更多地继承齐文化的神韵。也许正是得力于齐文化的潜移默化，高密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目光与艺术想象视角，其典型标志便是现已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剪纸、泥塑、扑灰年画等三大民间艺术。高密剪纸，既不像陕北剪纸那样透射着秦汉风骨的粗犷简洁，也不像东北剪纸那样朴拙宽厚，而是奇思怪想，天马行空，取材随意，情趣盎然。老鼠娶亲，老鼠嫁女，蝈蝈出笼，群鹊噪晚，牧童骑牛，鱼跃龙门，牛郎寿星，凡人间传说，鸟兽虫鱼，生活百态，无奇不有，无所不剪。高密泥塑，材料简单，造型粗犷，色彩夸张，神态率真，生机勃勃。在高密三大民间艺术中，扑灰年画历史最为悠久。早在明代，就以墨屏花卉及人物画行销于世，延至清代已趋完美。它以大笔挥洒与精工勾染相结合，以大红大绿靠拢的艺术手法，造成一种令人振奋的生命质感与鲜明亮丽的艺术风格。

总之，红高粱大地的庄严与肃穆，齐文化的脉绪与渊源，奇异多姿的审美目光，构成了高密大地的文化氛围。又正是这种文化氛围，孕育了高密人突出的个性形态。

高密人刚勇率性，敢作敢为。清末，已经载入民族史册的高密西乡民间英雄孙文，曾率众起事于乡野，手持大刀长矛，反抗朝廷，迫使德国人铺设的胶济铁路改道。抗战初期，高密东北乡几个僻远村庄的民众，曾以农具、猎枪为武器，配合地方武装，成功地进行了孙家口伏击战，歼敌39名（其中包括据

说是在平型关大战中逃生的敌板垣师团中将指挥官中冈弥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高密人有着顽强的生命活力。从日本人的劳工营中逃出，在日本北海道的山洞中过了13年野人生活，终于回归故国，被收入了多种名人大词典的刘连仁，就是高密县井沟镇草坡村的一位庄稼汉。高密人善于“国骂”，在民间的日常口语交流中，甚或是在昵爱友好的表白中，你常常会听到“驴×日的”、“狗×日的”、“万人狗×日的”之类叫异乡人目瞪口呆、粗俗不堪的用语。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直露的蛮性，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不顾及任何形而上束缚的感性生命的自由张扬。高密人爱憎分明，知情重义，常常在固守着有异于某类政治意识的是非观念。民国时代，高密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任颇有政绩、深得民心的县长王达、曹梦九，高密人并未因其属于旧中国的官员而忘却，至今仍在民间口碑相传。

自然，由于中华帝国长期的文化封闭以及人类的生命本性之类原因，高密人亦不乏愚昧与鄙俗，蛮勇与残忍。在孙文率领下，乡间百姓奋起抗德的要因即是因为相信：火车经过之处，烟气飘散，会影响庄稼生长。当时，与义和团结成反帝联盟的“大刀会”、“拳坛”之类高密民间组织，亦曾像义和团成员那样真诚地相信吞下符子即可刀枪不入，与德寇对阵时常常不重防卫，往往死伤惨重。事后竟仍认为不是符子不灵，而是由于没有闭紧嘴巴造成的。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战乱年代，高密大地上，豪强曾纷起于四乡八疃，比较著名的就有张步云、蔡晋康、姜黎川、高仁生、冷关荣等帮伙。在这些帮伙中，既有志在报国，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民族好汉，亦不乏专干打家劫舍勾当的流氓无赖。尤为惨烈的是：在抗战及解放战争年代，高密曾是敌我割据的游击战场，活埋、剜眼、开膛、碎尸、切乳等花样百出的残杀手段，曾使得许多村落尸骨横陈，血腥四溢。“家家报庙，户户上坟”的悲惨一幕，曾在许多村庄屡屡上演。土改时期，这儿曾是当时“极左”路线的重灾区，扫地出门，斩尽杀绝式的“斗争”造成了不知多少人间惨剧。建国以后，战乱与血腥虽日渐成为遥远的记忆，但在高密大地上，亦仍不乏邪恶与灾难的阴影。莫言的四叔，就是被与权势者有关的人开车撞死，却无处申诉的一例。正如莫言在《红高粱》《丰乳肥臀》等小说中所慨叹的，由于各种原因，高密的人种也在退化，高密文化亦不无当代危机：大义大勇、刚健不屈的先人遗风，已渐为利欲熏心、趋炎附势所掩抑。

莫言作品中宣泄出来的大恨大爱，大美大恶，以及赤诚坦荡，无所顾忌，莫言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欢乐与悲哀，抑郁与抗争，梦幻与希望，显然是与高密

大地的历史与现实、生存环境与社会文化，以及复杂的高密人格形态相关的。

二、红高粱大地的馈赠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密大地，随着开河挖渠，兴修水利，加之气候的自然变异，雨量减少，涝灾已很少发生，漫若血海的红高粱，也早已成为人们回忆中的风景。故而1987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光临高密拍摄《红高粱》外景时，不得不投放专门资金，让农民代为种植红高粱。但与红高粱大地相关的自然文化造成的人格素质，还涌流在一代高密人的血脉之中。发生在高粱地里的那些可歌可泣的先人的光辉业迹，那些惊心动魄的厮杀、抢劫与掠夺，那些闪烁着奇光异彩正义与非正义的刀光剑影，依然还活现在高密百姓的口头。生于斯、长于斯的莫言，得天独厚，不仅耳闻了大量发生在高粱丛中的英雄传奇，而且目睹过已趋末世的红高粱世界令人振奋的壮阔场景。对于曲折历史与艰辛现实的生命体验，亦使他领略过甚至比先人还要强烈的在这片大地上残存的愚昧、荒谬与贫穷。正是这一切，凝成了莫言的生命个性，构成了他奔涌不息的文学创作的活力之源。从他的具体作品中，我们深刻感受到的正是其文学成就与这片红高粱大地的血肉关联。

莫言正是以当年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至今仍在当地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孙家口伏击战和公婆庙惨案为中心场面，将那场应该载入中国人民光辉史册的高密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及日本法西斯强盗的罪恶行径，艺术地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成功地创作了《红高粱》。在这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余占鳌以及英勇奋战的伏击队员们身上，知情的高密人会肃然起敬地想起这场战斗的真正指挥者——国民政府在高密西北乡组建的抗日第六游击总队的总队长曹克明以及部属们威武不屈的英姿；从惨遭剥皮的罗汉大爷身上，会回忆起当年的公婆庙村民张西德被日本强盗刀剥额头的惨烈场面。

莫言正是立足于高密的黑土大地，将真实的人物与事件，纳入了独特的艺术结构之中，从而写出了一系列有着独特的地域历史氛围和地域人格色调的佳作。曹梦九，这位行伍出身，足智多谋，敢作敢为，在高密历史上，也在山东历史上有名的县官，被作者信手拈出，作为“我奶奶”的干爹，作为“我爷爷”